

烽火

曙光

源流

通道

前哨

熔炉

关键

和合

观察

在牛河梁进行拉网式排查 为红山文化申遗全力冲刺

本报记者 郭平

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公布最新成果那一刻起,关注红山文化的人们,心弦就绷紧了。

距今5800年到5200年前,那是中华文明的童年。在西辽河流域,牛河梁的先民已经建起祭坛,雕琢玉器,形成古国。

一石激起千层浪。为了回应国内外专家和公众的期待,辽宁的考古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以牛河梁为代表的红山文化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牛河梁第二地点全景。

牛河梁,是无可替代的中心

腊月二十七,春节前,记者终于采访到百忙之中的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红山研究院院长、研究员白宝玉。作为新一任辽宁考古团队负责人,他眼中的红山文化研究,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系统工程。最容易被人忽视却又极其重要的,首先就是辽宁境内的红山文化考古调查,这是“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中的一项重要田野工作。

2017年以来,考古团队的足迹踏遍朝阳的大小凌河流域、阜新的细河流域及辽河干流流域三大重点区域。9年持续攻关,累计调查面积达数千平方公里。成果令人振奋。发现红山文化遗迹840余处,其中730多处是新发现的方法。他们把调查区域分成50米见方的格子,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排查。借助高清

卫星影像,每个格子的位置和大小,都能精确确定。31.076平方公里,这是已经系统调查的面积。采集到红山文化日用陶片1599片,筒形器陶片598片。这些陶片分布在518个格子里。调查结果确认:牛河梁遗址并非单纯的祭祀区,这里也有人居住。居住与祭祀,高度重合。

考古团队还把调查发现划分成5个聚落群:白丁、代子沟……红山文化时期的遗存,主要集中在适合耕作的坡地上。大部分聚落规模较小,人口密度较低。但有个别聚落规模较大,表现出较高的人口密度,是区域性的中心聚落。

对牛河梁遗址保护区约50平方公里的范围,他们还进行了重点勘探。目前累计勘探面积已达110万平方米。对比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这里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从16处增加到65处。其中49处,都是近年新发现的。

白宝玉指着红山文化遗址分布图说:“你看,牛河梁地区50平方公里范围内,遗址数量占全省红山文化田野调查区域的1/15以上。这么密集,说明什么?5000多年前,这里就是

无可替代的中心。”

红山,也有“金字塔”

2025年,最引人注目的动作,是对牛河梁遗址第十三地点的发掘。

第十三地点发现于上世纪80年代初。那是一座巨型建筑,也是目前发现的红山文化单体最大建筑。它坐落在凌源市红山街道河汤沟村,海拔564.8米。东北方向,距离女神庙所在地,直线约3.7公里。远远看去,就是一个土丘。当地人叫它“转山子”。

但学术界和民间都在猜想:这会不会是一座“金字塔”?

1986年,考古人员在土丘上发现了“坍塌片”。1987年,又采集到带铜渣的“坍塌片”。

随后三年,他们进行了试掘,初步揭开这座建筑的面纱。2025年7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发掘重启。这一次,准备更充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牛河梁遗址博物馆、凌源市博物馆三家组成项目团队。北京大学、吉林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多所高校联合参与。课题组、专家指导组、领导小组,一一成立。

发掘的同时,保护同步进行。出土重要遗物,根据需要整体提取,送到实验室清理修复。陶片采样,与北京大学合作,做成分分析、物相分析、残留物分析,想搞清楚红山人的手工业生产方式;动物骨骼、土样,送吉林大学,做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复原古环境;对出土动物骨骼、土样进行取样,与吉林大学合作,开展植物考古学研究、动物考古学研究、牛河梁遗址古环境分析研究。

测年样本,建立年代框架。人骨,送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与分子考古学实验室,做测年、做体质分析、做同位素检测、做DNA研究,从而知道红山先民从哪里来,吃什么,怎么种地;冶炼遗存,送北京科技大学,做成分分析、铅同位素分析,搞清楚冶炼技术和原料来源。

2025年,项目组发掘了1000平方米。他们清理还原了上世纪80年代试掘的区域,也明确了这座建筑的性质——它就是红山文化的大型土石建筑。白宝玉解释:“过去以为是

面对面

这是我们辽宁的“海内孤本”

——专访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

本报记者 王晓翎

发现“主庙”

辽宁日报:从“考古中国”项目到郑家沟发现,再到牛河梁的持续发掘,这些新成果是否刷新了我们过去的认知?

郭大顺:确实如此。这几年田野考古收获很大,很多过去的谜团正在被一一解开。其中一个重要发现,是关于“上庙”的确认。当年在牛河梁第一地点发现女神庙时,我们就注意到它北边有个砌石头墙的山台,山台的北墙下压着红烧土块。我们曾在那清理出与女神庙类似的建筑构件和一个真人三倍的耳朵塑像,其精细程度甚至超过女神庙出土的同类型塑件。当时就推测,北边可能还有一个“上庙”,女神庙是“下庙”。

近几年重点在第一地点进行发掘。结果发现,那里的台子不止一个,可能有九个,且并非普通台子,而是人工堆砌的“台基”。这意味着上面原本建有地上建筑。女神庙因半穴式得以保存,但北边的“上庙”若建在台基之上,经过五千年早已消失,只留下这些堆积物。

线索很清晰,它位于北边,是正位,是地上高台建筑,出土的精美器物远超女神庙。这些都指向一个可能:这个“上庙”才是主庙。也就是说,牛河梁存在南北两座庙。

辽宁日报:这对理解牛河梁的整体布局有何影响?

郭大顺:这个认识让牛河梁的布局一下子清晰起来。从北边的“上庙”(主庙)往南,经“下庙”(女神庙)和祭祀坑,再向南一公里到达第二地点的祭坛和积石冢群,这就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北庙、南坛、王陵”南北中轴线。宗庙、祭坛、王陵,三个核心要素齐备了。这实际上就是都城的核心格局。我们过去总觉得要有城墙才算城,但二里头、殷墟也没有城墙。都城的标志在于高等级建筑群,而牛河梁这套祭祀建筑恰恰是最高等级的。北京城的核心不就是北边的故宫、太庙和南边的



考古专家郭大顺

天坛吗?同样道理,牛河梁具备了宗庙、祭坛、王陵、南北中轴线布局这四大要素,所以我倾向于认为,牛河梁就是红山古国的都城。

揭开“藏玉于冢”之谜

辽宁日报:在祭祀方式上是否有新认识?

郭大顺:另一个重要发现,来自内蒙古敖汉旗的元宝山积石冢。那里出土了100多件玉器,大部分玉器并非出自墓内,而是在积石冢填土里发现的。“藏玉于冢”的发现,把零散的线索串联起来了。当年在牛河梁、东山嘴,我们曾在遗址地层里出土过玉器,一直觉得不好解释。比如牛河梁出土的玉仿贝,因不在墓内,大家怀疑年代是否有问题。元宝山的发现告诉我们,在积石冢形成过程中,除了为墓主人随葬玉器,还有一个重要仪式——向冢体里投放玉器。这不只是祭祀墓主人,更可能是一种祭天行为。

辽宁日报:所以“藏玉于冢”的发现,强化了积石冢的祭天功能?

郭大顺:对。牛河梁第二地点,三层圆祭坛是标准的祭天场所,它紧挨着积石冢。如果换个角度看,这些积石冢本身除了埋葬功能,主要功能是否也是祭天?冢和坛组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祭天的神圣空间。中心大墓的王

者,其首要职能可能就是祭天的“大巫”。他们随葬玉器,因为玉器是通神也就是通天的媒介。这就把红山文化“唯玉为葬”的习俗和“祭天”这个国家大事紧密联系在一起。

黄帝传说又有新线索

辽宁日报:河北张家口郑家沟红山文化遗址入选2025年中国考古学新成果,这对红山文化研究有何意义?

郭大顺:这个发现太重要了,它直接关系到红山文化与古史传说中黄帝集团的关系。当年苏秉琦先生曾预感,红山文化的发现可能与黄帝传说有关,建议到张家口地区寻找线索。现在郑家沟一带真的发现了大规模红山文化晚期遗存,且向西、向南延伸到北京地区。更令人振奋的是,DNA检测表明,他们和辽西的红山人是同一个大的共同体。这说明红山文化从西辽河流域出发,越过燕山,向西、向南扩展到冀西北,甚至延伸到京津地区。

涿鹿当地一直流传着黄帝、炎帝、蚩尤的传说,有黄帝泉、蚩尤泉等名称,文献记载可追溯到北魏。过去这些只是传说,现在郑家沟的发现提供了重要实证,在五千万年前,确实有一支高度发达的红山文化人群活动在这

个传说区域,并同来自中原与东方的部族接触和融合,这就为探索黄帝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关联进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最初形成,打开了一扇非常重要的窗口。

突出“源头性”和“独特性”

辽宁日报:在宣传和阐释红山文化,特别是牛河梁遗址的重要性时,最应该突出什么?

郭大顺:核心是要突出它的“源头性”和“独特性”。第一,它用实实在在的考古证据,证明了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第二,它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一条独特道路——不像西方是靠技术和贸易驱动,而是依靠“沟通天地、天人合一”的信仰,通过祭祀凝聚社会、获取权力。学者张光直称之为“连续性文明”,并认为这代表了人类的未来方向。这对于今天思考未来如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具有启示意义。

具体到博物馆展陈,既要理直气壮,也要通俗易懂。要直接告诉观众:这就是五千年前的宗庙,这就是王陵,这就是祭天神坛,这条南北中轴线和北京的中轴线是一个道理。这是辽宁的“海内孤本”!让人们走进去看就明白——牛河梁为什么这么重要。

土丘,其实全是人工建的。先垒石墙,圈定范围。墙内堆积石,做基础。基础上堆土,成土丘。墙外铺小石子,做路面基础。再铺土,就是活动路面。”

2025年的发掘表明,第十三地点从顶部到积石基础,高达7.5米。整体建筑面积达1万平方米。“这个规模,超过北京天坛的圜丘坛。”白宝玉说,“不管在红山时期,还是后世,都是宏大的建筑。”

出土的遗物,基本上都是祭祀用的陶器。以筒形器为主,属于牛河梁上层积石冢阶段。这座建筑整体呈圆形,是土石混筑的圆丘。形状与第二地点的祭坛一致,但规模更大。初步判断,它是一座独立的大型祭坛。

数据库,向全球开放

“久久为功。”白宝玉反复强调。“去年12月我们做了一件推进红山文化研究的大事,启动红山文化多学科合作研究项目。合作单位包括:吉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文物出版社。”

项目有五个方向:大凌河中上游的生业经济与环境背景、红山文化玉器的受沁机制与工艺、以陶器为视角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玉器工艺研究、出土玉器全集编撰。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放了上世纪80年代发掘的全部文物、标本。与辽宁大学合作,做陶器科技检测。与中国社科院合作,做玉器检测。与山东大学合作,研究玉器加工工艺。与吉林大学合作,研究古环境与古人类DNA。目前,已完成300多件玉器样本的检测分析,包括器物成分、加工痕迹、原料来源等关键数据。这些成果,正在汇集成一个大型数据库,将向全球红山文化研究人员开放。

数据库的内容,涵盖考古调查、发掘、科技检测、文物保护。还特别设置了比对分析功能。陶器、玉器、人骨、动物骨骼,各类遗存的检测数据,都可以标准化比对。

今后,不管是河北、内蒙古的考古机构,还是高校科研团队,都可以跨区域比对数据。共同探讨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玉器加工作坊在哪里?原料交流路线怎么走?人群如何迁徙?目前,数据库已完成基础框架搭建,部分核心数据实现内部共享。预计2026年,随着更多科技检测成果产出,数据总量和共享功能将进一步完善。

在牛河梁附近的建平县,一个4000多平方米的红色文化保护利用实验室正在建设。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已经采购了台式X光衍射仪、桌面扫描电镜、三维数据采集设备。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的手段,将进一步增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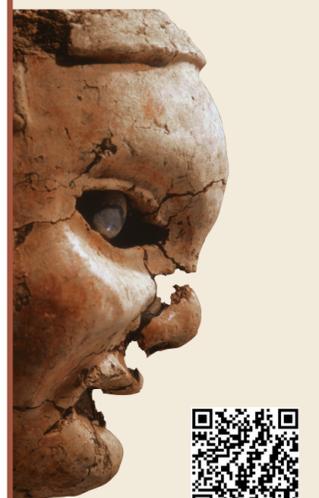
白宝玉说:“数据库不只是把资料数字化,它是让红山文化研究从‘碎片化’走向‘系统化’的关键。通过数据共享,通过多学科融合,我们正在一点点拼合红山社会的‘历史拼图’。”“为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他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这是我们的责任。”

国宝AI了

“母亲”的模样

本报记者 韩卓航

1983年11月2日。辽宁朝阳,牛河梁。当考古队员的手,轻轻拂去最后一层黄土——一张沉睡了五千多年的面孔,第一次,与今人对视。这一刻,整个中华文明史,被改写。红山女神,不是后人想象的神,而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高颧骨,浅眼窝,蒙古人种的特征,清晰可见。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扫码观看视频